



建设更具韧性和安全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 董志勇 王祖依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源于产品内分工,随着科技进步和分工细化,产业环节日益专业化、模块化,同一种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分布于不同企业,形成一条价值增值链,由国内延伸至海外。而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中间品供应构成复杂的供应链网络,随着中间品流通的链条不断延长,供应链网络的复杂程度也随之提高。

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当前,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创新能力有着正向促进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量,以培育和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支撑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依托于可靠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前沿科技为驱动力、创新发展为路径,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快速发展。

目前产业链呈现出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决定》中强调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产业链中新质生产力在各个环节的布局,需要以吸纳整合全球市场中最优资源为导向,尤其是高端技术的供给。当前,全球产业链上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中间品是我国获取高端技术的重要途径。因此,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中间品研发与生产。然而,在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我国大多以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往往处于以加工装配等为主的中低端环

节。而很多核心技术被国外所掌控,含有先进科技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一般需要进口处于国外产业链上的中间产品。因此,我国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存在被断供断链的风险。

目前产业链中断的环节并非国内产业体系不配套,或是不具备相应的技术供给条件。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出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种完整的供应链能够支撑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弥补产业链中间品短板,锻造产业链新技术长板

我国当下急需解决的技术短板,不仅仅是产业链中最底端的中间品问题,更要解决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体系的整体适配性问题。要在产业链分工体系的核心节点以及关乎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替代技术储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产业链上核心技术避免被“卡脖子”提供充分保障和持续发展动力,打造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切实做到自我循环,在极端情况下能够维持经济平稳运转。同时,还要锻长板,在巩固我国原有优势产业在国际领先地位的同时,增强中间品的创新性,突破其关键技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进行产业链升级,形成新优势,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同时,允许将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去,交给专业企业完成,以外包形式供给生产,以确保生产过程中实现效率最大化,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自主可控的产业环境。

保障供应链各环节流通与安全性,增强企业间合作与整体韧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的关键不仅

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间品适配和创新,供应链的顺畅流通也是影响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及其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在解决产业链上生产环节的中间品适配性和创新性的基础之上,仍可能存在由于流通不畅造成供应链的中断,阻碍供应链运行的整体效能,无法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优势。因此,各环节的顺畅衔接与协同运行是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保持灵活可控的关键。

随着产品内分工环节不断细化以及供应链的日益复杂化、全球化,各环节运营协调与交易成本随之攀升,中间品交易意外中断的后果也会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安全性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而没有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产业发展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对目前现有供应链来讲,要增强供应链信息传递路径通畅性与有效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与滞后性,加强供应链上各企业成员信息与资源的共享。这不仅使企业能够及时察觉市场变化,面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乃至金融危机等突发风险作出迅速反应,快速恢复并维持正常运转,更可以通过供应链上技术与知识的外溢推动企业进步与技术升级,共同研发先进技术,提升我国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由于供应链对链主企业存在高度依赖现象,还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主导作用,引导供应链上各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发挥规模经济效益,避免企业间恶性竞争,从零和博弈慢慢转变为合作共赢。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要建立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一旦关键企业掉链子,新产业技术的较高门槛会使其上下游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找到适配的企业作为替代,从而导致整体断供。因此,还要在现有供应链基础之上,加大力度培养并引进更多国内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优质企业,深化国际创新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增强各环节企业可替代性,减少

对个别企业过度依赖,从而使供应链网络在企业动态进出中增强整体活力与稳定性。

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协同发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效能最大化

从总体来看,为实现高质量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机制,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可实现多种生产要素的高度协同与各类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一方面来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这一信号,引导资源自发地从边际效益较低的环节转向边际效益较高之处,使得产业链能够及时感知市场需求变化并作出调整,避免长期资源错配现象的发生。且市场中各环节企业在相互竞争中,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并实现降本增效,提高产业链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推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升级改造。从另一方面来看,合理的产业链政策调控在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预防市场失灵等诸多方面同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政府可通过适当方式引导各方主体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产业链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培养并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进入产业链供应链,或者制定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来确保产业链上实现公平分配等,协调多利益相关方矛盾,保护各参与主体积极性与创新性,弥补市场机制不足,实现互利共赢与产业链效能最大化。

因此,布局产业链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供应链,通过强链补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关键技术产业化,推动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渐攀升,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安全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并为构建更高效创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

文化旅游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十一”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新供给加快涌现,推动文化休闲、旅游出行等需求集中释放。2024年上半年,国内出游人次27.25亿,同比增长14.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2.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0%。

当下文旅消费的火热,一方面折射出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彰显了我国经济强大的内需动力;另一方面也触发了国内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催化出一场产业淘汰赛。当我们关注到文化旅游产业保持高“流量”的同时,也应高度关注其背后蕴藏的诸多挑战。一是规范化管理服务水平较低。部分地区在文旅市场秩序规范、行业引导、管理体制等方面比较粗放,存在资本等要素流通不畅、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供需适配性不足。部分地区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单一化、同质化、低水平,数量、质量、规模等与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求。三是旅游景区开发利用过度。部分地区“重用轻保、重旅轻文”“拆真建假、拆旧建新”,对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进行“整容式”改造,忽略原有地域风格,随意改变建筑风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四是入境旅游便利化程度不高。部分旅游城市、景区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存在跨境支付不便、多语种标识及导览设施欠缺、从业人员外语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外籍旅客入境旅游意愿不强。五是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亟待提高。部分旅游景区管理缺乏风险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在设施运营维护、安全隐患排查、事故应急处突等方面存在短板。

促进文旅消费提档升级,进一步激发消费增长新动能,推动“文旅流量”变为“消费增量”,需要从“五个结合”上着力。

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一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牢固树立市场思维,谋“市”而动、乘“市”而上,围绕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和动力,加快文旅产业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在优化文旅产业规划布局、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布局,促进文旅产业与农业、工业、商业等跨界融合,推动文旅产业融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同时,要不断完善政企沟通协调、应急处置等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切实防止市场失范,实现“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手抓、两手硬。

推动优化供给与扩大需求更好结合。当前,我国文旅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群众日益趋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文旅需求,倒逼文旅产业供给侧加快转型升级。一方面,统筹兼顾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将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与消费结构升级有效结合,在提供精确化文旅项目、精准化文旅产品、精细化文旅服务、多元化文旅业态上下功夫,构建起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机制。另一方面,深入了解群众文旅需求的新变化,充分把握消费需求背后的核心诉求和基本规律,坚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聚焦文旅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地域特色,迭代发展科技赋能的智慧旅游、资源主导的绿色旅游。

推动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更好结合。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文旅产业的保护与开发更加注重平衡与可持续性,文化旅游热潮之下,更要找准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一方面,加强保护性开发,将文旅融合发展与文化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统一起来,强化文旅项目全程监管,加大污染防治、生态修复、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让更多保护和发展成果造

让『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 杨宏

福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加强开发式保护,坚持“开发服从保护”的总体要求,通过适度开发提高资源的经济价值、促进资源的更好保护,深度挖掘资源的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内涵和价值,促进文旅产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地发展。

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结合。统筹国内与国际文旅市场,是我国旅游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对推动文旅产业实现长久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聚焦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激活国内市场潜力,持续拓展国内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做强做优做大国内旅游市场基本盘。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抓住免签“朋友圈”扩容机遇,拓展文旅投资空间,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集聚全球文旅创新要素,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水平,扩大出入境旅游市场,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同频共振、双向互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更好结合。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底线。一方面,警惕“有形”的安全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文旅安全生产的责任体系、监管机制、应急机制,深化旅游风险隐患整治,不断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向到位、不留死角”的安全防护网。另一方面,警惕“隐形”的安全风险,将文旅体验作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手段,切实提升文旅行业服务质量,强化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审核与涉外文旅活动管理,在涉文涉旅重大事件方面持续健康宣传、正面发声,站稳守好文旅领域意识形态阵地。

经济
时评

改革关注点

何为“中间品贸易”

□ 秦若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健康发展,优化海外仓布局,支持加工贸易提档升级,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拓展中间品贸易将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间品是指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投入品,包括各种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不同于最终产品,它不直接用于最终消费,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连接着上下游产业。中间品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出口到第三国的贸易活动即为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由贝拉·巴拉萨在其研究中首次提出。20世纪90年代,大卫·赫德尔斯与其合作者们对这一概念作出了更为清晰的界定。根据其定义,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由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组成;二是这些连续的生产阶段至少分布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每个

国家专注于生产一个以上的专业化工序;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且生产的产品被出口。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入发展,中间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频繁流动,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中间品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助推了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分工和价值链延伸,促进了国际生产资源的优化分布和生产效率提升。与此同时,中间品贸易的深度和广度也深刻影响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一方面,中间品的生产往往依托于本地资源和技术优势,中间品影响乃至决定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和最终产品档次;另一方面,中间品作为关键上游投入,其供应的稳定性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最终产品的生产和市场表现,具有更强的价值链掌控能力。因此,集成电路等上游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国或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中间品贸易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3年中国进出口中间品25.53万亿元,占整体进出口总值的61.1%,保持在历史高位。就出口看,2023年中国出口中间品11.24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7.3%,其

中机电类中间品6.37万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看,2023年中国进口中间品14.29万亿元,占我国进口总值的79.4%。近年来,受大国博弈、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明显,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高筑对华贸易壁垒,并在关键领域加速产业链“去中国化”。在此背景下,拓展中间品贸易,不仅是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所在,更是地缘经济背景下应对美西方“脱钩断链”威胁的有效举措。一方面,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助于通过价值链黏性、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提高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国出口优势、推动外贸质升量稳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助于巩固中国与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的供应链关联,提高这些国家对其他相关国家出口中隐含的中国增加值占比,通过拉紧间接产业链关联,应对“脱钩断链”威胁。

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调整和制造业智能化、低碳化转型升级,中间品贸易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健全的基础设施,具备拓展中间品贸易的先决条件

和比较优势。我国应抓住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机遇,进一步培育中间品贸易优势,推动中国企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前沿技术研发与创新,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为特点的中间品贸易,着力培育一批“链主”企业,推动“专精特新”制造业出海国际市场。二是打造适宜中间品发展的内部环境,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全产业链优势,用好产业链网络效应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优化供应链管理,保障循环通畅,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三是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发展,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充分利用中国在亚洲区域供应链的中心地位,建立更为畅通、辐射范围更为广阔的枢纽节点,带动更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中间品贸易与投资网络,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经济
名词